

陸象山先生全集

一函
四冊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臨川後學李 紱點次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書

與傅全美建昌南城人

比領教劄。禮意謙勤。感佩固深。然非所以望於左右者。繼此凡有可以警誨。幸無愛言。仁里年來向學者甚眾。風習可尙。正賴長者不憚告教。使後生晚學。得知前輩風采。謙沖就實。無徒長虛誕。使他日反指向學者。以爲戒。幸甚。

二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靜。比來於包顯道處。尤知其詳。竊聞嘗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爲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爲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爲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人哉。一聞爲仁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某竊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於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

明雖柔可使必強。困學可使必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爲自棄也果矣。常人。有是皆可責也。若夫質之過人者。而至於有是。是豈得而追其責哉。今如全美之穎悟俊偉。蓋造物者之所畀。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瞻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操。闊達之度。交游推服。聞者莫不敬仰。又謙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樂推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爲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而誰望。若乃比者致疾之故。則又殆於不能自拔者矣。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厭不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爲己罪。則亦惑矣。夫厭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謀。繩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惠姦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爲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爲非是。而反悔其既往之不爲。邪崇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惑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浸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爲細人之姑息。以惠姦獎逆爲悔。以死有餘罪之鬼。決不敢見其靈響者爲崇。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惑其所不當惑。其理既明。願速更之。毋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某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恬於所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於以己爲是。歸非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略有自咎自責之

陸子亦以
子淵爲傷
於輕易宜
朱子識其
氣質

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尙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尙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願益勵學不爲人之志。勉致爲仁由己之實。思顏子之大勇。奮然自拔。蕩滌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於庭宇。光芒所射。豈止在牛斗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與傅子淵名夢泉號若水建昌人登紹熙二年進士文安公弟子嘗講學曾潭之澣學者稱曾潭先生

三復來書。義利之辯。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爲易曉。故躐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尾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爲何如。

二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孟子

陸子不以尋
不假推說
擬度之議
爲是而汝
者輒指汝
目自明等
語爲非本
知彼就本
體言也則
本體言則
萬物皆備
明於我自
明耳自聰

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遲面剖。

三

日遲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間學者雖多。亦多謬妄。近符生敘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怪。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鑄鑿。往往累人事。楊朱則鈍置楊朱。事墨翟則鈍置墨翟。不明者往往歸咎其師。不知其爲師者亦誠冤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與傅聖謨建昌人文安公弟子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爲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蹟索隱。鉤深致遠者。爲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爲非道邪。謂卽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邪。是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巖釣渭者。此所以餬其口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

也。就功用而言。則察識而擴充之。非推尋擬度不能也。

纓。曾子易簣。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爲道之蔽。而然乎。

二

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錄。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爲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汨沒聖謨乎。

三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揚。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問途。敢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祇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說。天地相似之問。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句分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易繫。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

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略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爲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爲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習。膠於謬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爲獨狗耳。發諸書畢後。寫此書體。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與包詳道 諱約建昌南城人與顯道敏道兄弟嘗學於文安公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乖爭陵犯。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爲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爲。有所不忍爲。有所不肯爲。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爲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卓然日履之固。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爲愚矣。謂不肖者爲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詣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傳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辯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辯。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尙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邱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厭飫於其間。尙愚是非之莫辯。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

言者。況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汙沱爲滄海。謂邱垤爲嵩華。況又雜之以不正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謬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愛者。蓋以其氣之不得爲清。而心之不得爲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於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驚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甚怪。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朴。非能自爲此怪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謠。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爲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況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

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胸襟曉了。儘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於徇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繆戾也。

二

承諭爲學日益。良愜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啟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三

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爲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黠。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售其姦。或誦侮以逞其意。皆黠之病也。求諸癡者。固無是矣。然眩於所聽。而不明乎擇術於所隨。而不審於思。覬覦於非所得。僭妄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爲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槩。第末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某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四

李季遠亦
南城人與
包氏兄弟
同來侍學
者也

爲學日進。尤以爲喜。詳道天質淳真。但不爲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況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強。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所懷。要之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五

垂諭新工。似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己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爲如何。

六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

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原無著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則一截敘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略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閒說話。皆緣不自就已身著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閒議論。閒議論實無益於己。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閒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七

朋友自仁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啟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今亦不及作渠書。或相聚。得以此書示之爲幸。某未得差勑。未及入城。聞子淵欲來。及今爲一來尤佳。

與包顯道

諱揚恢之父。詳道之弟。敏道之兄也。人稱克堂先生。以子恢貴。贈太子少師。文安公弟子。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某今歲與朋友讀書滋蘭。在敝居之南五里許。密邇毛坊大路。諸況明甫必能言之。寫至此。方記得曾與顯道一到其下議事來。但當時未有滋蘭之名耳。

按此可見
朱陸之學
未嘗不同
皆以躬行
實踐爲要
者也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尙持初說。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晦菴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與包敏道諱遜

昆仲爲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爲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二

先生有棋
可以長精
神之說然
棋可不及
之按先生
亦祇借某
指點爲不

小家兒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蘭朋友相聚。爲況不減疇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教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疊疊不厭。就中春弟伎倆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蘭。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某。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某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遇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尙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詞亦尙虛驕。未甚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

肯用心者
說即爲之
猶賢乎已
意勿錯會

滋蘭二字
恐誤

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讎難以言復矣。

三

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爲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竟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爲學不長進。未爲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爲惑深而爲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凌遽遣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得面叩也。

四

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來督過。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尙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仁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某來歲攜二子滋蘭其上。渠家書院密邇應天。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寄語及。以爲向來澆薄乖戾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歎賞。雖姪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敦。固然之理也。

與吳伯顯名顯若臨川文安公妻弟也與弟仲詩叔有皆受業

闕音塔茸
音亢庸鄙
無才能貌

比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著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著實處。極是苦澀。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輒望風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閒話。以爲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卽有垂頭闔茸之狀。近日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庸腐。亦但涵養之耳。俟其更健。乃堪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著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澀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吳仲詩名厚若

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却是好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究事情處。却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處。似不甚知其實。然其說大綱亦好。謾錄去。曾南豐論將一篇。以見它蹈襲分明處。亦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批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斡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遂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它人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之。

余平生爲學必求於心。然於心未嘗不能。自然於心。則心悅誠服。日心悅誠服。則不敢附會其說。

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脉。則爲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與吳叔有名誠若

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鍾則所感密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矣。臨歸數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使自卽今奮拔。乃是卽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旣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苟明。則前日所爲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爲驗。爾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欵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爲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却須且放下此信。整冠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健明白。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須精思熟考。寫來辨之。乃善。

卷七

書

與勾熙載

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怪駭。然其餘三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厥旨。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如論

吳洪王恕人亦孰以爲非。然吳洪章中乃爲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曖昧去。議者寃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戚於一陞黜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分。羣徒比周至理鬱塞。遏絕齊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賢者亦加少爲多。臨深爲高耳。揆之古人。豈能無愧。息肩王事。一意自省。尙友方冊。勉所未至。則是悠悠者。蓋有負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獨無負於我矣。向日解舟。不得面別。乘便寓此。臨風依然。

與彭子壽

垂示所擬。尤見撝謙之德。聖賢教人。固句句實頭。但不可專指操存之說。操則存只是孔子一句。孟子引在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後。試取孟子全書讀之。旨意自明白。血脉自流通。古人實頭處。今人蓋未必知也。楊子雲再下注脚。便說得不是。此無足怪。子雲亦未得爲知道者也。言固難以盡意。而達之以書。問尤難。蓋學之不講。物未格。知未至。則其於聖賢之言。必未能昭晰如辨蒼素。數奇耦之審也。凡所引用。往往失其本旨。千里附書。往復動經歲。時豈如會面隨問隨答。一日之間。更互酬酢。無不可以剖析。且如來示。謂此心本體雖未嘗不存。而舊習蔽錮。亦未易遽去。若言雖未嘗不存。則與操存捨亡之說。亦不相似矣。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